

当代社会主义译丛

Dangdaishehuizhuyi
Yicong

1991~2003 年 俄罗斯经济改革白皮书

[俄] 谢·尤·格拉济耶夫
谢·格·卡拉-穆尔扎
谢·阿·巴奇科夫

著

王广振 孙嵩霞 曹月华

译

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资助
当代社会主义译丛

1991~2003 年 俄罗斯经济改革白皮书

[俄] 谢·尤·格拉济耶夫
谢·格·卡拉—穆尔扎
谢·阿·巴奇科夫

著

王广振 孙嵩霞 曹月华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1~2003 年俄罗斯经济改革白皮书/(俄罗斯)格拉济耶夫等著;王广振等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4

ISBN 978-7-5607-3680-8

I. 1...

II. ①格... ②王...

III. 经济改革—概况—俄罗斯—1991~2003

IV. F1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427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1010 毫米 1/16 16.75 印张 300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选择其他民族的学术、文化的成果译为中文,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两百多年前,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曾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后来逐渐落伍,竟至沦为被欺凌、被歧视、被奴役之境地。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救、追赶、振兴的过程。这同时也是向其他先进民族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文化成果的译介功莫大焉。

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来说,译介工作的意义尤为特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说的是发生在俄国的这一事变引得寻求国家出路的中国人将目光从东瀛和西方转向北方,并从炮声响处获得了政治、组织和物质上的援助。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还是靠译介。毛泽东尝言,他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自那时以来,难以数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译介作品沐浴过几代中国人的思想,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人主流精神生活的形成。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已有近六十年历程,已经走出了自己的比较成熟的路子,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世界上也已经有人开始谈论中国的经验和思想。但是,对其他民族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著述的介绍并没有失去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探索期,仍有许多大的基本问题有待解决,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问题,如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方面要靠总结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借鉴他人。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为这种借鉴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通过译介而使这种资源为我所用的工作成就斐然,但继续努力的空间几乎是没边界的,有些地方一眼望去就有大片空白。比如说,对于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西方学界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而进行的那场论战,我们至今还不能通过译介作品窥探其详情;比如说,像鲍里斯·布鲁斯库兹那样重要的作家,其作品迄今为止一直与中国内地的中文读者无缘。在这些方面去努力,尽管力量有限,所能为者点滴而已,但无论如何都不会无益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这也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

山东大学“985 工程”学科建设为本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保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景况仍然低迷的当下,与社会主义学说有关的学术事业需要这样的雪中送炭。

王建民
2008 年 10 月

前 言

本书向读者展示了1991~2003年激进改革期间俄罗斯所处的真实社会经济状况。

我们并没有对这些事实给予任何解释,更没有作出任何的政治性评价或得出其他什么结论。我们主要致力于公正地向读者展示俄罗斯经济改革进程的客观现实图景,至于结论或评价,则留给读者自己思考。我们在书中所采用的全部数据均来自官方机构提供的正式统计资料,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个时期俄罗斯国家综合经济水平、不同领域经济状况、居民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我们在书中列举的几乎都是可以衡量的各种指数,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够客观反映出俄罗斯社会经济改革的真实结果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水平。这些指数包括:实物表现的各主要商品(服务)的生产和需求状况,居民健康和人口再生产状况,居民具体物质福利状况,以及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资源配置结构指数等。

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反映俄罗斯生产水平、各类固定资产更新速度、居民社会福利状况的真实数据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俄罗斯在改革进程中遭遇了一场大灾难。这是我们作为本书作者仅仅在前言当中作出的唯一结论。大家可以不同意我们这个观点,但毋庸置疑,这种观点是现实存在的。我们的这一观点并非是由于某种理论学说的需要,或者是因为仇视某些改革口号而得出的,而是在我们不得不对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内的三十年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时自然形成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改革期间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下子倒退了几十年,有些方面甚至退到了十月革命之前的水平。在已知的俄国历史上,即使是在经历了希特勒纳粹入侵之后,我们也从未见到过遭受打击如此沉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几乎席卷俄罗斯所有经济部门的大倒退!

尽管在书中我们没有对造成规模如此之大、后果如此之严重的毁坏和

倒退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但我们毫不怀疑,这种倒退和毁坏是由这场震惊人类社会的改革所造成的。实际上,严格地说,这场所谓的“改革”与通常意义上的“改革”并不一样,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以发展社会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福利水平为主要目的,而发生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这场改革却绝然不是这样,正像俄罗斯某些政治家们所宣扬的那样,它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建立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这场改革带有政治性目的。

关于这场改革途径的论证也是极端理想主义化的。改革派们所坚信的一个显然违反科学、有悖正常思维的神话就是:只要搞私有化,不管如何去实施,都能够自动提高生产效率,原因很简单:私有制比公有制优越。

然而遗憾的是,本书中所列举的各种数据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单纯依靠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功能就可以摆脱经济危机、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想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尽管在某些经济领域出现了经济复苏的情况。这样说的理由是,俄罗斯所遭受的并非是一场简单的经济危机,而是一场社会性大灾难。要克服这样一场大灾难,必须采取其他手段,仅靠私有化机制的自动调节显然是不够的。

与一般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大灾难把过去所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破坏殆尽。如果说通过对现有生产关系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就可以克服一场经济危机的话,那么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之后,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否得到恢复与发展关键取决于国家所实行的政策。

纵观俄罗斯历史,在每一次经历了社会性大灾难和经济毁灭之后,俄罗斯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站立起来,这说明俄罗斯具有摆脱困境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但每一次为了从困境中崛起,俄罗斯都是集中了所有的政治力量,动员一切现有资源,以明确的奋斗目标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且制定出了经过科学论证的国家复兴方案。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尽管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们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旨在依靠国民经济结构性改造来发展国内商品生产,使国民经济走上稳定、快速发展轨道的纲领,但是当前的实权派们都在竭力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乘私有化改革之机瓜分国有资产,他们大都反对和抵制这一纲领。

与现有社会秩序相伴而生的各种消极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资金大量外流,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投资长期严重不足,工资水平过低,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终端需求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在一小撮特权阶层

暴富的同时国家的科技生产力和精神潜能却遭到了致命打击,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作为一个“原料附庸国”,经济上很难出现快速稳定发展的机会。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来讲则意味着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甚至在很多方面将长时间低于改革前水平。

实际上,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模式的效率高低都是由各种所有制关系之外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决定的。在这方面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众所周知,在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快速崛起并建立起现代化的市场制度。中国和我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但25年之后,中国成功地将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近20倍!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有效都是由国家的经济制度、现实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机械地照搬与自己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

由于完全照搬别人的经验,盲目使用别人的药方给自己抓药治病,俄罗斯最终是越来越远离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模式,日益接近于一些落后的亚非国家经济模式,而亚非落后国家经济模式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大部分居民日益贫困。

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了竞争,发展自然也就失去了动力。

处于当今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的一些国家大都属于此类社会经济体制模式。它们完全可以满足某些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资本财团的利益需求,能够保证这些公司或财团在这些边远国家和地区随意地开发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当然,这种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通常都是建立在不平等条件之上的——为了支付外资的利息、进口设备及工艺,这些边缘国家不得不大量输出本国的不可再生原材料和半成品,实际上就是在利用自己的自然财富和廉价劳动力来换取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和垄断性产品,而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这种不平等的交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增长。

正是这种丧失了民族文化特征的市场经济模式被强加给了俄罗斯。在这种经济模式运行的最初十年期间俄罗斯一共流失了2000多亿美元和100多万高科技人才,这些科技精英们大都跑到了发达国家求职谋生。

如果在原来的理论框架下继续进行改革,俄罗斯将面临丧失国家主权、继续充当他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附庸国的危险。而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讲,如果改革依然按照现有政策进行,那么他们就根本无法指望自己的生活

水平能够得到明显提高,至少,有生之年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恐怕不会超过改革前的水平了。由于俄罗斯传统机械制造和加工工业部门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国家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的失业状况将长期持续下去,人力资源也会日益衰减。未来几代人人口数量将大幅度减少,而人均收入也会处于“第三世界”的中流水平。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优势,凭借这些资源与优势俄罗斯完全有能力遏制住不断衰退的势头并走上快速稳定发展的正常轨道。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执行一条符合全民利益的国家政策。这样的话,整个俄罗斯社会、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民与民族将会围绕着一个纲领紧密团结在一起。

当前俄罗斯正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今天战略的选择将会决定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前景。这与当今俄罗斯的科技生产潜力状况的特殊性紧密相关。如果在现行经济政策指导之下,现有科技生产潜力能够允许我们依靠对现有工厂与设备增加负荷和进行现代化装备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增加到每年10%)的话,那么几年之后,老化的工业设备就会如雪崩般垮掉,经济增长在客观上就要受到资源枯竭的严重影响。

因此,工业科技生产潜力的继续衰退必然会导致促进现代化经济增长主要资源的丧失,同时,俄罗斯自主发展的内部动力也会随之进一步衰减,最终导致的恶果就是俄罗斯依旧长期依赖他人,并始终在国际经济交流的进程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如此下去,数年之后我们将别无选择——俄罗斯经济是否向前发展将继续要看外国投资商的脸色。

谢·尤·格拉济耶夫

谢·阿·巴奇科夫

告读者

尊敬的读者：

本书所搜集的各类数据主要是向大家展示这场开始于苏联时期的 1989～1990 年(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时期)、继续于俄罗斯联邦时代的社会改革对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建设、国家与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这是一本**白皮书**。之所以称为“白皮书”，主要是因为书中陈述的仅仅是事实数据，而不是什么观点和对客观现实的评价。对于这些反映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性变化的数字作出评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对于这些数据完全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也非常困难，但尽管如此，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无法完全做到这一点的话，衷心恳请大家的谅解。这些数字已非常直观，每一位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标准以及对善恶的理解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评判。

那么，我们是依据什么原则对各种数据进行筛选的呢？通常人们把经济活动分为两种类型，也就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对于两种类型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早已作了规定。一种类型是自然经济或实物经济，它意味着“家庭的操劳与管理”，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家庭或城市成员提供物质上的保障。这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生产与贸易活动。另一种类型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财富经济**(现在称为市场经济)，也就是以赢利和积攒财富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是对全国经济类型的大更替——从以满足需求为目的的经济类型转向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类型。与此相伴而生的既有解释日常经济现象的各概念的更替，同时也有衡量经济活动结果各种指数的更替。这样就出现了理解上的困难。人们在习惯性思维的驱使下总是继续认为生产就是为了满足需求而存在的，也总是在寻找习以为常的实物经济指数，如收了多少粮食，开采了多少石油或者修建了多少房屋，等等。

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就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譬如说,如果知道了明年将要有多少新生儿出生,就计划要生产多少辆童车。如果生产活动是以营利而不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的话,那么企业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支付能力的市场需求作出评估。至于那些没有支付能力保证的居民的日常需求,生产厂家是不会感兴趣的。

所以,社会主要指数既不是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何,也不是儿童小推车的供应情况,而是货币的运转情况,也就是收益率、资金积累、货币价格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民生产总值(GDP)、预算平衡性、债务额度等指数。所有这些指数既非实物指数,也非绝对指数,而是根据目前经济理论和评估体系所得出的数据。

本书中我们的出发点是:从社会、家庭或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和国家的生命。换句话说,生产什么样的物质、能源、产品和服务,生产多少,都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保障俄罗斯公民及其家庭、子孙后代,俄罗斯各个民族以及俄罗斯国家本身生命再生产的要求。这一主要目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只能依靠无需理论解释的绝对指数,也就是实物经济指数来作出判断。

每一吨钢铁或化肥、工厂生产的每一台拖拉机、供给居民使用的每一千瓦电力,这些都是绝对指数,它们所代表的唯一概念就是完全确定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它们为国家和人们生存所创造的条件是不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为转移的。

自然,人们的幸福和福利仅仅依靠这些绝对财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因为人的需求是广泛的,而且永无止境。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化肥、钢铁和电能时,我们对此并不很关注。然而,一旦它们的产量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门、住房变得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一旦这些保障生活需要的重要物质成为最主要的东西时,“更高级”的需求则成为次要的了。目前相当多的俄罗斯家庭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更严重的是,俄罗斯整个国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所以,本书提供的数据都是代表基础工业部门生产状况的实物指数,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独具特色的“骨架”。在这本不算很厚的书里,我们不可能囊括哪怕所有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但是整个经济紧密连接为一个体系,所以我们所列举的这些重要产品的清单已经能够展示俄罗斯总体经济形势粗略但却真实的状况。

书中列举的数据绝大部分来源于官方的正式统计资料,仅少量数据来源于国务报告(如俄罗斯联邦居民健康状况国务报告)、中央某部或者联邦

政府经济调查中心的数据库。凡属此类情况均作了提示说明。

所列数据相当可靠。虽然在一些公开的政治问题上经常会遇到在统计数据中弄虚作假的情况,但它们都具有“点状”特征:个别数字或者缺失,或者突然剧增,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显然受到了曲解,作出的解释显然也是错误的。但是,长期地歪曲或改变客观事实指数显然不太可能,因为在所有的数据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可人为割断的关联性和客观规律性。

打个比方说,若要篡改三十年间的民房建设数据,就需要一直在此期间对水泥、玻璃、马桶等物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等虚假指数进行复杂的计算。哪怕是政府因为某种原因决定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实行双重会计制度,从技术角度来讲也是不可能的。

从能够反映国家生活和经济现状的大量指数当中,我们只能挑选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编入本书,不过,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却足以反映出改革影响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结果。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挑选出来的这些指数的动态变化都是最具代表性的。

实际上,完全可以从其他产品及各类原材料当中挑选出几百个品种,它们的生产或开采情况的变化特征也会和我们加工制作的图表特征非常接近。尽管某些生产部门情况或好一点或差一点,但整体变化进程还是那样。情况最好的还是那些面向国外市场的部门和企业,如石油天然气、金属、化肥以及其他高耗能或污染型企业。

选择代表性产品时我们依据下面这两个标准:

第一,选择关键的、可以自成体系的生产部门,也就是那些为其他大部分部门或者是整个经济体系生产必需产品的部门,如能源开采、水泥或拖拉机的生产和铁路运输等。

第二,选择那些构成俄罗斯居民生活保障基础的产品或企业,如面包、牛奶、电力、布匹、书籍、药品和住房建设等等。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首要目的就是向居民提供此类生活用品。完全可以依据改革对上述领域造成的影响来对改革本身作出公正的评价。

为了节约版面,在各类统计年鉴和汇编资料中许多数据都是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列举的。但我们为了让读者更直观地看到各种数据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动态变化,我们采用了**曲线图**的格式。这样一来,通过这些曲线图的动态变化,读者可以看到改革前10~20年和改革期间——直到2003年(个别情况甚至到2004年)这样或那样一些产品的变化情况。

部分生产部门某些年份里的数据缺失(因为有些数据会以五年计划中的最后一年数据或以五年中的平均数据的形式出现在文件中的)。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只好使用外推法,把已经确定的两点之间用直线连接,以代替整条曲线,包括曲线上相邻年份之间的必然波动,这些地方我们用虚线标注。这样一来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当然会看不到,但这样做并不会影响曲线的整体形状,也不妨碍我们发现曲线总的走向。

少数情况下也有一些方法上的变化(如产品分类的变化),近些年的数据与旧的参考材料中的数据也有差别。譬如,1991年之后“大型电机”这一范畴当中就新增加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品种。这样一来电机的生产指数就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采用新参考材料中的分类方法,只不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使用往年的数据了。为此我们特地增加了一些带有虚线区段的曲线图。

向大家介绍“硬”实物指数时,我们一般都附上一些必要的注解,实际上就是增加了一些有用的补充信息,但为了使图表不因这些信息而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为了不增加图表的数量,注解的内容都是最精简的。我们避免在不同指数之间形成依赖关系,也不去讨论一些不明显的过程和限制因素,因为此类讨论往往会被认为有诱使读者得出既定结论的企图。

本书在写作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和遗漏,我们对大家的批评与指正表示衷心感谢并将诚恳接受。

目 录

第一章 人口和居民健康	(1)
一、医疗保健	(9)
二、家庭、妇女和儿童	(15)
第二章 食品生产和消费	(24)
第三章 居民福利	(54)
第四章 工业和建筑业	(90)
一、动 力	(91)
二、结构材料	(97)
三、机器制造	(106)
四、化学工业	(127)
五、消费品的生产情况	(131)
六、建筑业	(147)
七、恢复生产的前景	(162)
第五章 农 业	(170)
一、改革过程中农业制度的改变	(170)
二、改革与从事农业活动的经济条件	(177)
三、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	(186)
三、种植业	(204)
四、畜牧业	(211)
五、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领域的变化	(228)
第六章 交通运输	(234)
译后记	(250)

第一章 人口和居民健康

根据 2002 年 10 月 9 日的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俄罗斯联邦共有常住人口 145167000 人,2003 年 1 月 1 日为 144168000 人。自 1914 年以来(包括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境内)人口数量的动态变化情况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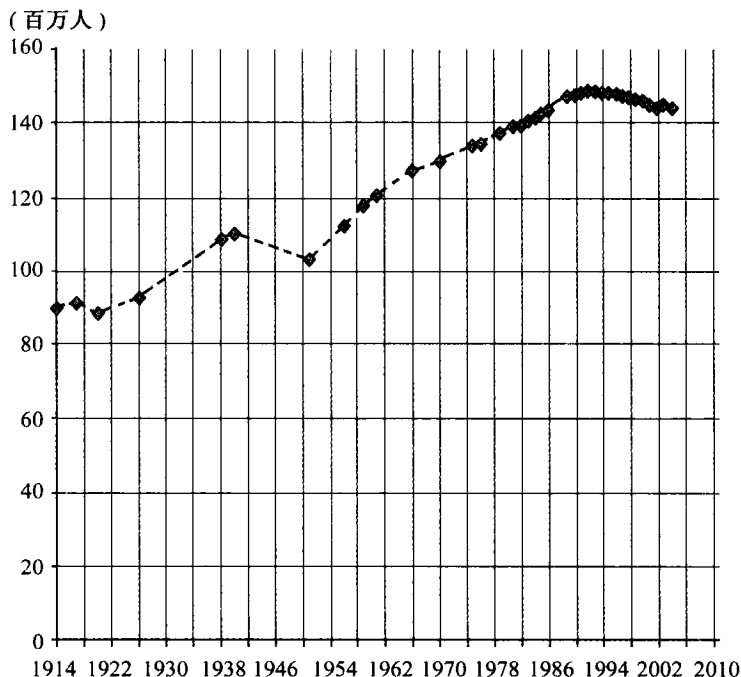


图 1-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境内人口

注:(1)图中数据统计截至年初(到 2003 年之前——评估时没有考虑 2002 年全俄人口普查结果;2003 年——根据 10 月 9 日的人口普查结果;2004 年——评估时考虑了 2002 年人口普查结果)。通常情况下,一般参考资料中的数据大都截至年底。(2)到 2002 年之前——评估时没有考虑 2002 年的全俄人口普查结果;2002 年——根据 10 月 9 日的人口普查结果;2003 年——评估时考虑了 2002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尽管有些年份并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但曲线的总体形状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点位进行确定。通过曲线的主要参数不难看出,苏联时期,除了卫国战争期间以外,从未发生过对居民人数变化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大灾难”。

自1991年俄罗斯社会激进改革开始以来,社会人口出现了急剧减少的现象。图1-1中的曲线显示,这一时期的曲线下跌幅度几乎与二战时期一样。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化改革期间因为有大量移民和难民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涌入俄罗斯联邦境内,从而部分缓解了人口缩减的幅度。据统计,从1991到2003年期间,俄罗斯联邦国内移民数量共增加了175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于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各国。但在此期间,在俄罗斯联邦与独联体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中,移民增量呈现为负数。也就是说,从俄罗斯迁出的人口超过了迁入人口,两者之间的差值为159万人。

通过对俄罗斯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据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结论:改革期间俄罗斯遭受了一场人口“大灾难”。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月1日期间,俄罗斯联邦人口减少了79.6万人。以1990年为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一个州出现过年人口增长低于10%的情况,而到了2003年,这样的州已经达到了47个。

俄罗斯绝大多数地区人口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缩减,也就是说人口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从俄罗斯妇女的整体年龄构成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正是一个生育高峰期,也就是说应该出现出生率大幅度上升的景象。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即出生率超过死亡率的对比情况)情况如图1-2所示。

从图1-2中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与某些人口学家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虽然俄罗斯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降从时间上来讲与苏维埃国家被摧毁和社会制度转型相吻合,但完全是由一些与改革无关的社会进程所造成的。这些人口学家所谓的“与改革无关的社会进程”就是指居民生活城市化进程和家庭类型的变化进程(家庭子女数量在减少)。他们的这种论点显然不能成立。因为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但在此之后城乡居民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

诚然,和西方国家一样,如图1-2所示,虽然1960~1970年间俄罗斯苏

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出现了出生率急剧降低的现象,但这一时期出生率的降低既没有引起死亡率的增加,也没有导致人均寿命缩短和居民大批死亡。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状态,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基本都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平均每年要增加人口70万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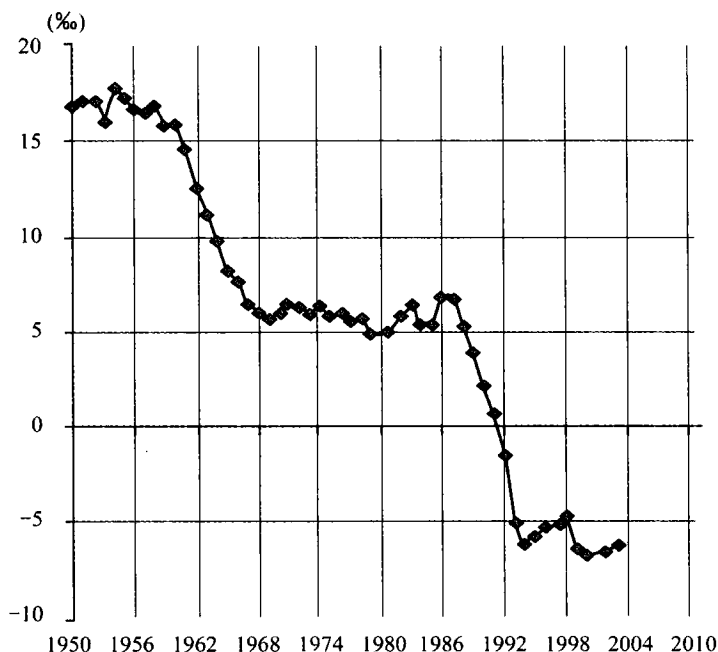


图 1-2 1950 年以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这样来看,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俄罗斯的人口变化过程与西方国家因追求“消费社会”而出现的出生率降低现象显然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实际上,进行这类颇有些自欺欺人的对比分析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在西方既没有出现死亡率升高也没出现人均寿命缩短等现象。

从图 1-2 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则证实了近年来一直在俄罗斯流传着的“自 70 年代起俄罗斯就开始出现大批居民死亡现象”的观点完全是谎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从图 1-2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68~1988 年的 20 年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口自然增长量一直都非常稳定,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人口骤减的情况。